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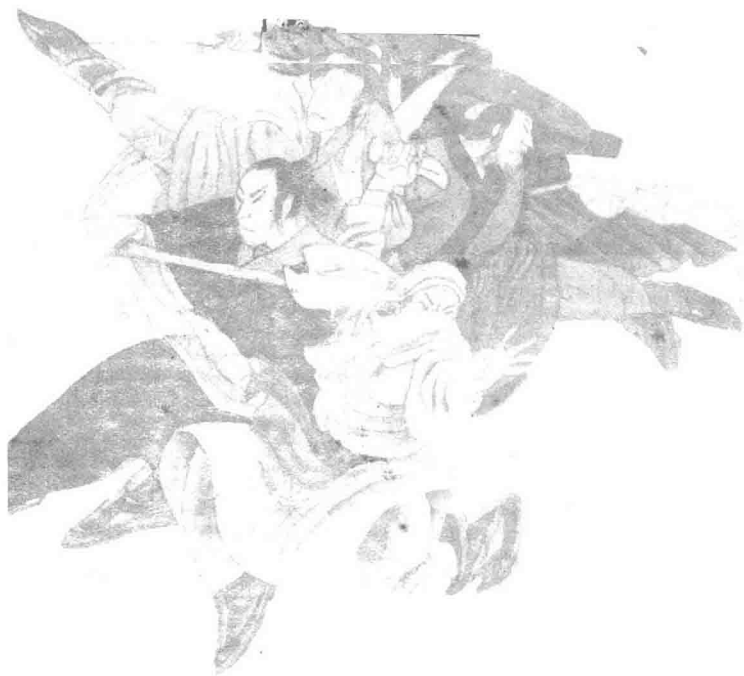
五虎 闹金陵

第五回
五虎闹金陵



五虎 闹金陵

栾冠文 整理
宫钦科 郝艳芳 口述



责任编辑：肖 兵
 苏 平

五虎闹金陵

邱连升 郝艳芳 口述

宫钦科 栾冠文 整理

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郑州市农业路73号)

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8.75印张·193千字

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 3.600册

ISBN7-5400-0263-8/I·244

定价：2.80元

目 录

- 第一回 四恶少寻花问柳
二公子抱打不平…………… (1)
- 第二回 闹公堂张烈出马
教师爷夜进牢房…………… (17)
- 第三回 醉仙居吃酒会友
高山上八拜结交…………… (33)
- 第四回 飞毛腿夜探王府
黑大个途中救人…………… (46)
- 第五回 司马府实情相告
王敬恩学艺进山…………… (59)
- 第六回 水溪门巧遇三哥
关帝庙耍刀惊众…………… (74)
- 第七回 赵玉蓉登楼抛彩
张金龙布袋兜球…………… (86)
- 第八回 节烈女忠贞不二
南京城王起当衣…………… (101)
- 第九回 买酒馆寻妖捉怪
王三和手足情深…………… (115)
- 第十回 朱元璋微服私访
黑大个力分双牛…………… (130)

- 第十一回 写牌匾千金一字
朱永作高山拜师..... (143)
- 第十二回 黄酒馆叔侄见面
盘家乡叙说苦情..... (158)
- 第十三回 张金龙密谋行抢
王敬龙求救天官..... (171)
- 第十四回 老夫人悲痛欲绝
朱元璋算卦合婚..... (182)
- 第十五回 张翠贤大义劝父
王公子人马落江..... (195)
- 第十六回 干姊妹夜宿贼店
赵玉蓉绝处逢生..... (212)
- 第十七回 曹天路贼喊捉贼
贼张烈上殿心惊..... (225)
- 第十八回 假道人说出真话
陆飞龙铲打黑牛..... (239)
- 第十九回 张山峰下山助阵
老尼姑宝剑降贼..... (252)
- 第二十回 马寨主松林拦路
五虎将金殿受封..... (263)

第一回 四恶少寻花问柳 二公子抱打不平

忠良为国尽忠，
奸佞挡道横行，
将门后代王敬龙，
除害千古传颂。

几句闲词道罢，引出一段朱元璋私访的故事。

话说朱元璋登基不久，就赶上四月二十八药王庙会。朱元璋下了一道口谕，让老百姓好好热闹热闹，玩一玩，以显示物阜民康，皇恩浩荡。

这道旨意一下，药王庙可就热闹了，早就有人把地盘安排好了，四周围钉上木头桩子，悬灯结彩。上边贴上大红的金字。庙会上干什么的都有。卖盆儿的、卖罐儿的、卖针的、卖线儿的、卖米的、卖面儿的、锯锅的、卖饭儿的、说书的、唱戏的、打把式卖艺的、卖大力丸的、卖狗皮膏药的、耍猴的变戏法的……那真是做买做卖、僧道两门，回汉两教，仕农工商，应有尽有。

不表做买做卖的，单说四月二十八这天，天还没亮，庙会上就挤满了善男信女，老老少少，有许愿的，有还愿的，

也有闲着没事儿领着老婆孩子逛庙会的。有的买纸马香蜡；有的给小孩买个拨浪鼓；有的给买个布娃娃；还有的给买个大老虎。年轻的姑娘挑选花布，买几尺回去做衣服……人来人往挤挤擦擦的。药王庙里的道士把庙堂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地下铺着大方砖，四周围悬灯结彩，香烟缭绕，香火十分旺盛。庙门前挂着一块大牌子，上书“普天同庆”四个大字，闪光夺目。

这逛庙的人都是来玩耍，来看热闹的吗？有的人就不是，你看，那边过来四匹马，马上坐着四位，他们是哥四个，大的大不过二十岁，小的也就在十四五岁。仔细看这几个人，穿着打扮与众不同，面目也不一样，一个个是横眉立目，气势汹汹，各带兵刃。大伙一看就觉得奇怪，他们哪是逛庙来了，这是玩命来了。

只见前头走着哥四个，后边还跟着四十多个打手，一个个浑身上下穿青挂皂，短衣襟，小打扮，腰中佩带短刀，歪戴帽子斜楞眼。

那位问：他们都叫什么名字？他们哪，有的叫胎里坏；有的叫一包脓；有的叫抓不住；有的叫一阵风；还有什么拉死狗、碰死鹰、独头蒜、羊角葱、毛骗三、勾饼四、水上漂、不沉底……就是这么一帮坏家伙。

那位问：他们都是坏人吗？都是坏人，一好饼没有，因为他们的主子坏，好人他们也不要，所以说他们是一帮坏蛋。

那为首的四个是谁呀？张烈的四个公子：张金龙、张金虎、张金豹、张金彪。

单说朱元璋登基坐殿之后，南京城里有位兵部司马，他

姓张，单字烈。他媳妇姓马，跟马娘娘马赛花是叔伯姐妹。张烈就仗着马氏夫人的台阶，一步登天，变成了南京城的兵部司马。此人得势之后，目空一切，上欺天子下压文武。朱元璋刚刚即位，他乃是明君有道，又加手下有诸多忠臣良将，象老元帅徐达、常遇春、胡大海、郭英、李文忠、张得胜、华云龙、华云虎、康茂才等等，都是些有名的良将，此外还有先生刘伯温。这些忠臣良将，张烈是谁也不敢惹。

可是张烈他并不死心，总想碰碰这些人，可又有点胆怯，因为这些人是为朱元璋打天下的忠臣良将，想当年他们跟着朱元璋南征北战，东挡西杀，都是有功之臣，谁能把张烈放到心上。下边人哪，无论是谁，都得给张烈进贡，如若不然，张烈可以把他革职为民，永不再用。张烈的四个儿子，不爱习文，专门弄武，都会个“三角毛”“四门斗”的，棍棒刀枪都懂点，可又都不精通，都是些一瓶子不满，半瓶子晃荡，吓唬人的假武艺。他们没事在南京城里走街串巷，调戏个妇女呀，到大酒馆吃吃喝喝呀，随随便便打个人什么的，总之，吃喝嫖赌都占全了。

这天，正好是药王庙会，哥几个三天前就算计好了，他们都去逛庙会，在庙会上看见姑娘媳妇，只要长得好看，咱们就抢到家拜天地，玩够就不要了，甚至可以把人弄死扔掉。

今天他们来，还特意吩咐来一辆小车，收拾得很漂亮，大白马拉套，青骡子驾辕。赶车的车夫把车停在半山腰，准备往回抢姑娘媳妇，哥四个谁也能弄来一个半个的。

这帮人来到大门外，张金龙和张金虎对手下的打手下令，叫地方官把逛庙的人分开，男的由东门进庙，女的由西

门进庙，当中拉起一根黄绳子。

逛庙的人不知咋回事儿，有人问：“下命令的人是谁呀？”

那个说：“你还不认识，那不是兵部司马张烈的四个少爷吗？”

这个说：“这帮家伙，没一个好东西！不知道他们又安的什么心呢？”

那个说：“等着瞧吧，反正是没安好心！”

正说这时，从山下上来一顶小花轿。左右还有两个小丫环，后边跟着一位老家人。小轿停下之后，丫环上前把轿帘一撩，轻声说道：“小姐，请下轿。”

这时，从轿内走出一个妙龄女子，长得如花似玉，天姿国色，由两名丫环搀扶往前走。轿夫把轿抬到没人的地方停下。

小姐奔庙里走，后边跟着的老家人，怀中抱着纸马香蜡。

这四个人往前一走，可就被张家的哥几个看上了。哎呀，这姑娘长得真漂亮，真是比花花有愧，比玉玉生香。四个人八只眼睛一齐瞅，恨不能瞅到姑娘的骨头里去。张金龙暗想：这几年，我逛遍了南京城，就没见过这样的美人，这要是弄到手，将来我当了官，她就是掌印的夫人了……

张金虎想：这姑娘长得是天下无比、盖世无双，要能把她弄到手了，这一辈子也许再不抢姑娘了……

张金豹和张金彪也想：这姑娘跟我们年岁相仿，要能弄到手，不吃饭也不饿，不穿棉袄也能过冬……

这哥四个想着想着就要动手，大哥张金龙看出来，心

想：就这么抢回去，归谁呀？哎，我得先把小哥仨稳住，想到这说：“我说兄弟们哪，这姑娘是坐四乘小轿来的，有丫环有家人，看派头可不是一般人家呀，咱们在这一动手，对我们哥几个到没啥，传扬出去，于爹爹脸上无光啊。”

张金虎说：“怕什么，咱们干什么来了？”

张金龙说：“你急什么，这姑娘不是来降香吗，她还没进庙门呢，等她降完香往回走，走到僻静的地方再动手，还能跑了她吗？”

哥仨一听，觉得有理。说：“还是大哥心眼多，到底比我们大几岁。”

不表张家兄弟心怀鬼胎，再说姑娘被两个丫环搀着走进庙内，一看庙堂之中香火旺盛，有烧香的、还愿的、挂红的、挂咸菜的，善男信女往来不绝。当小姐来到庙堂前，老家人过来，把纸扔到盆里点着，两只蜡点燃插在蜡台上，然后又把香点着递给小姐，小姐双手捧香插在香炉之内，然后躬身下拜，飘飘跪倒在蒲团之上，口念：“请佛爷保佑父母安康，小女明年定来挂袍还愿。”

两名丫环和老家人也同时跪倒，给老佛爷磕了几个头，然后丫环把小姐搀扶起来，小姐轻启朱唇，说：“咱们回去吧。”

两个丫环说：“小姐，平时我们也没机会出来，好容易逛趟庙会，你就领着我们玩一玩再回去吧，也叫咱们开开心。”

小姐说：“临来时，妈妈一再嘱咐，烧完香赶早回去。”

老家人说：“老夫人虽然那么说了，可天时还早，咱们

就稍遛达片刻吧。”

小姐一见这三个人都要走走，说道：“那也好。”

几个人往前走不远，看见个变戏法的，停住脚步一看，有个年轻孩子正在吞铁球，吞完铁球又吞火，吞完火又吞毒蛇。小姐一看，后脊梁直冒凉气，浑身打颤，忙说：“老管家，咱们别看了，给些散碎银两，咱们走吧。”

老家人看出小姐害怕，连忙答应，给了点散碎银子，丫环搀扶小姐就走了。眼见离停着的小轿不远了，忽然从那边过来二十多人，原来是张家哥几个带着打手们过来了。眼看要动手抢人，张金龙过来了，说：“喂，慢着，你看这小姐穿戴不凡，又领着丫环和家人，想不会是一般人家。咱爹爹在南京虽然官高爵显，然而朝中还有不少的开国老臣。如果她是一般大家闺秀，那当然没啥，有爹爹给咱们撑腰，可万一要是哪位开国老臣家的，岂不惹出风波。依我之见，你们在这等着，我先过去问个明白，如果是一般人家，咱们就动手。”

这小哥仨说：“好，大哥，你可要往好处说。”

张金龙笑着说：“哎，这个你们就放心吧，要讲干这个，你哥哥我是老手旧胳膊了。”

说着，张金龙奔小姐就过来了，见面嘻皮笑脸，本来，他这个模样不笑就够难看了，再一笑，要多难看有多难看，咧着大嘴，眼睛眯缝着，把腰一哈说：“小姐，我这厢礼过去了。”

小姐看罢将身往后一退，细看来人，脸象个秋后的冬瓜，被霜打了还没打匀，白一道子蓝一道子，头上的头发还有那么三撮白的，两只眼睛挺大，可是白眼球大，黑眼球

小，还有些黑白不分明，大鼻子，鼻头向上翻着。耳朵挺大，往上一竖就象两个小蒲扇插在两边。头上是绿缎子扎巾，身穿绿缎子征袍，腰系丝鸾大带，大红中衣，腰佩宝剑，杀气腾腾。

小姐看罢，瞅了老家人一眼，意思是叫他上前搭话。老家人忙上前说：“壮士，你不去逛庙，挡住我们的去路不知为何？”

张金龙把眼睛一瞪说：“啊，我还没问你哪，你倒来问我，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老家人说：“壮士，我是保护我家小姐来庙里降香的。”

“那就让你家小姐过来说话吧。”

“不行，我们小姐乃闺门秀女，别忘了男女有别，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吧。”

“喂呀，你这个老东西，口气还不小呢。好，我问你，你们小姐贵姓，家住哪里？”

“问我们小姐吗，她父乃是南京城有名的天官赵天恩，这姑娘就是他的爱女赵玉蓉。今天小姐是，一来降香，二来逛庙。我是老家人，那两位是丫环，明白了吧，请闪道让我们过去。”

“过去？好，那你们就过去吧，不但你过去，让丫环也过去，把小姐给我留下。”

“什么？这光明世界，朗朗乾坤，你敢拦路劫人，还有国章王法吗？”

“什么国章王法，我爹就是王法，我们就是小王法。不瞒你说，我爹是兵部司马张烈，我是大少爷张金龙，今天上

庙来玩玩，与你家千金见面，我们是见面有缘哪。实话告诉你我还没有娶亲呢，我与你家小姐乃天配良缘，我把她接去与她拜堂成亲。你回去告诉你家大人，我们三天后回门，让他在家等着姑老爷子吧。”

老家人听罢，抖衣而颤：“啊！你张金龙以为你爹是兵部司马，仗势欺人，该当何罪！告诉你，如不闪开，我喊来官人，将你拿获，判你个充军之罪。”

“喂呀，你说得挺轻巧。老家伙，去你的吧！”

张金龙说着上去就是一脚，把老家人踢倒在地，老家人爬了半天才爬起来。这时，张金龙已经走上前去，嘻皮笑脸地对小姐说：“嘿嘿，我当你是谁，原来是赵天官的女儿赵玉蓉小姐，咱二人真是千里有缘来相会，对面无缘不相逢啊，你不认识我吧，我姓张，叫张金龙，我父亲是兵部司马张烈。我是他的大儿子，今年二十岁，还没娶亲呢。小姐，你看我怎么样？如果看中我，请到我府拜堂成亲，你这一辈子可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。”

这小子说着上前就要动手，小姐把嘴一撇，吐了他一口，说：“我把你这个不要脸的奴才，在这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强抢民女，难道就没有国章王法了吗？”

张金龙说：“嘿嘿，看你说的，什么叫王法？官就是王法，权就是王法，我父亲大司马就是最大的王法。不瞒你说，马娘娘是我姨，小姐，我看上你，是你们祖宗有德，怎么，还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吗？告诉你把大少爷我惹恼了，那可就不这么客气了，放聪明点，还是顺顺当当跟我走吧，啊，赵小姐……”

张金龙说着上前又要动手，小姐实在气急了，抡起右手，

“啪”就给张金龙来了个大嘴巴，打得张金龙往后一退，手捂着脸说：“唉哟，腊月生日，还冻（动）手冻（动）脚的，真是给你点脸不要脸。大少爷看上你了，这说明你洪福齐天，惹怒了大少爷，我叫你性命难保。来人哪，给我抢！”

张金龙话音未落，打手们就上来了，张金龙又说：“抢可是抢，不准碰伤了姑娘！”

这时上来个打手，说：“大少爷，放心吧。干这个咱可是老行家了。”

这小子是谁呀？他叫“百事通”，什么事都明白，就是不明白人事。经他这么一说，张金龙哼了一声，说：“好小子，就看你的了。”

“好。”

百事通答应一声，凑到小姐跟前说：“小姐，我家少爷看上你了，你这叫时来运转，姑娘，别放果子不吃拿糖了，来，我背着你。”

说着转过身去就要背，姑娘“啪”一下子又打了他一个大嘴巴。

这回张金龙可急了：“好啊，你打了我，又打了我的家将，多过去几个！”

这小子一喊，又过去四个家奴，把姑娘就给抓过来了。两名丫环上前维护小姐，被这个一把，那个一把也给抓住了。老家人更不用说，早就叫这群恶奴给推倒了。四个人全被抓住，老家人高喊：“轿夫们，动手啊！”

四名轿夫虽然年轻力壮，可他们不会武啊，四个人上来想救小姐，不想被百事通把她背了起来。小姐高喊：“救人哪！这南京城乃天子脚下，大天白日就敢抢人吗？”

她这一喊，看热闹的围上了不少，可是都看热闹，谁敢惹这位张大少爷呀，南京城还有不知道大司马张烈的吗。

正这时，就听有人大喊一声：“不许抢人，这天子脚下还有国章王法吗？”

众人顺着喊声一看，来人不过十五六岁，身高八尺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浓眉大眼，面白如玉，双眉入鬓，双肩抱拢，大耳垂轮鼻直口阔，好一个英俊的少年。只见他头戴白缎子英雄巾，身穿一套白衣服，腰扎一巴掌宽的丝鸾大带，足登薄底快靴，一团正气，好不威风。

众家奴一见来人，都吓得松了手，小姐和丫环三人都站在一旁，吓得抖衣而颤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，还是老家年年岁大点，上前说：“小壮士，你修好积德，救救我们主仆吧。”

来说：“老伯，且莫着急。”

张金龙见家奴们住手了，走上前来一看，来人是文生公子吧，还有些威风；是武生公子吧，身上还没佩带家伙，他心里犯嘀咕，俗话说：“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”，此人想必有两下子。又一想，看他的年纪，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娃娃，量他也高不到哪去……

这小子正想着，来人先搭话说：“壮士，你叫张金龙吗？”

“废话，既知，何必多问！我爹是兵部司马张烈，我就是大少爷张金龙。”

“张大少爷，今天是庙会，老百姓都来降香，你为何要抢人？”

“什么？我没问你，你到问起我来了，你这不是仨鼻子

眼，多出这口闲气吗！南京城你打听打听，我们爷们咳嗽一声，南京城得下三天毛毛细雨，知道吗？我看你滋事找事，是不是有点活腻歪了？如果是这样，我们就把你送回你姥姥家去。”

来人听罢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张大公子，你这口气也太大了，大明白日强抢民女，不但不听劝告还口出狂言，要这样，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！”

“喂呀，你好大的口气，不客气又能怎样？”

“怎样？你到小姐面前赔个不是，各回各家，两来无事，我也不往出声张。如若不然，我少公爷可就……”

“啊，你是少公爷，你是哪家的少公爷，赶快讲来！”

“好，你问我我就告诉你，子不言父，我父叫王庭荫，我乃不孝之子王敬恩，再往下问就是你王少公爷到了！”

“啊，我当你是谁呢，原来是王副司马的儿子。你知道我爹是谁吗？我爹是大司马张烈，我爹管你爹，我就能管你。”

“对，你要是做对了，别说你管我，就是三岁的娃娃也可以管我，象你这样胡作非为，别说张烈之子，就是龙子龙孙，少公爷也要管！”

张金龙说：“好，我看你是不是项生三头，肩长六臂，奴才们，给我退下去，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大的能耐。如果你胜了，姑娘我不抢了，我算受教育了，如果胜不了我，我不但抢姑娘，还要抢你呢，叫你到我府当牛做马。”

王敬恩说：“好，你能把我打败，我情愿给你拉马坠镫。”

张金龙说：“什么？拉马坠镫我都不要你，我嫌你牙酸

口臭，熏了我的包脚布。”

“少废话，进招吧！”

张金龙也没客气，上去就是一个通天炮，王敬恩一闪身，打空了。随后张金龙来了个双峰贯耳，王敬恩来个低头藏身，这一招又没打着。张金龙气坏了，将两个拳头举起，奔王敬恩的前胸打来，王敬恩往下一坠，闪在了旁边。

张金龙一连三招，王敬恩没还手。张金龙说：“怎么，姓王的，你害怕了？没两下子就别来管闲事，既然敢在这夸海口，为何不敢还招？”

王敬恩一阵冷笑，说：“姓张的，我让你三招可并不是怕你。第一，你我父亲同殿称臣；第二，我们都是官宦子弟，父一辈子一辈的在南京。咱俩动起手来，那是二虎相争，必有一伤，因此我让你三招。”

张金龙说：“你少捏着鼻子出大气，来吧！”

说着举拳又奔王敬恩，来个恶虎扑食。王敬恩往旁一闪，回手把张金龙的手腕子就叼住了，往回一使劲，来个顺手牵羊，一下把张金龙摔倒在地。因为这里是山路，大石头小石块很多，摔得张金龙鼻子也破了，脑门也青了，脸上还往下直流血，他用手一摸，满手是血，说了声：“哎呀，好你个王门后代，狗胆包天，竟敢打你家少爷。好兄弟们，给我上！”

说着，哥仨和家奴们一齐动手，和王敬恩打在了一处。这哥四个，别看人多，他们哪里会什么武功啊，整天价吃喝玩乐。王敬恩是越打越勇，没打几个来回，这哥四个全都带了伤。张金龙心想：这小子是有两下子，照这样打下去，我们不但打不过他，连姑娘都得跑了，想到这说：“百事通，